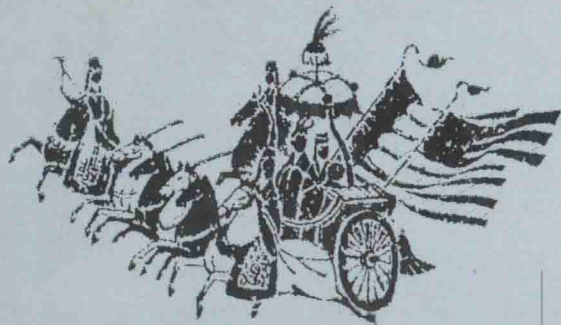


吉林文史出版社学术研究文库

◎赵福海 刘琦 吴晓峰 主编

《昭明文选》与中国传统文化

第四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



●吉林文史出版社

吉林文史出版社学术研究文库

赵福海 刘琦 吴晓峰 主编

《昭明文选》与 中国传统文化

——第四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昭明文选》与中国传统文化:第四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/赵福海主编. —长春:吉林文史出版社, 2001. 6

ISBN 7 - 80626 - 633 - X

I . 昭... II . 赵... III . 昭明文选 - 文学研究 - 国际学术会议 - 文集 IV . I206.2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37434 号

ZhaomingwenxuanYuZhongguoChuantongWenhua

《昭明文选》与中国传统文化 赵福海 刘琦 吴晓峰 主编

责任编辑:徐潜 杨晓天

封面设计:李岩冰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
(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)
长春市康达印刷厂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19.5 印张 560 千字
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1 - 1000 册 定价:28.00 元

ISBN 7-80626-633-X/G·318

序

2000年8月3至5日在长春召开的第四届《文选》国际学术研讨会是由长春师范学院受中国《文选》研究会的委托而主办的。这次讨论会上距第一次已有十二年,离上届在郑州召开的会议亦已五年。在这个期间可以说是我国“选学”的复兴和发展时期。回顾第一届会议时,出席人数共五十余人,第二届和第三届增至六十余人,而此次则为八十余人。出席人数的增加,不但显示了《文选》学研究者队伍的扩大,也反映着人们对《文选》一书的重视程度。当然,这一现象仅仅反映了一个方面,更重要的则是学术水平的大踏步前进。我们知道:自从“五四”时期有人提到“选学妖孽”的说法以后,我国的《文选》学研究曾长期陷于低谷,以致自三十年代前期周贞亮和骆鸿凯的《文选学》问世以来,几乎很少有专门研究《文选》的著作出版。不但如此,由于种种的原因,我们长期以来对《文选》的版本情况所知甚少,似乎一提起《文选》,就只想到胡克家刊李善注和《四部丛刊》影印的六臣注两种。例如在第一届会议时,不少学者就对“五臣注”的评价问题展开过争论。但当时参加争论的学者不论是赞扬“五臣注”或对它持否定态度的人,似乎多半只是根据六臣注本立论,真正见过“五臣注”的甚少。这种情况现在有了根本的改变,不但南宋陈八郎刊五臣注已由台湾省影印,并传到大陆,而且该书的清代影写本亦已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。最近听说还有一种朝

鲜旧刻的“五臣注”藏在韩国和日本,将来亦有可能流传到国内。至于日本所藏的《文选集注》和古钞无注本,以及日藏、法藏、俄藏的敦煌写本残卷,亦已经或即将影印出版。在这方面,周勋初先生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对我国的学术界作了重大的贡献。尤其令人鼓舞的是我国的选学研究,在近几年来确实取得了不可忽视的进展,如罗国威先生的《敦煌本〈文选〉研究》和《敦煌本〈文选注〉笺证》,傅刚先生的《昭明文选研究》和《文选版本研究》等书的出版,已经得到了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好评,并且产生较大影响。胡大雷先生最近出版的力作《文选诗研究》,亦已为广大学者所称赞,认为是一部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。这些成果充分显示了我国学者对《文选》一书的版本源流及文学观点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。

这次《文选》学术研讨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,因此较之上几次会议有着许多不同的特点。从与会学者向大会所提供的论文来看,不但论点更为深入,而且研究的范围也更为广泛。例如关于《文选》编者及成书时间问题,这是前几次会上争论颇为热烈的问题。无可否认的是由于材料的缺乏,这问题一时很难取得公认的结论,甚至今后还可能长期地争论下去。但这次讨论似更趋于心平气和地各抒己见,尤其许逸民先生提出了《文选》的成书可能在天监末普通初的时候,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。由于史料之缺乏,也许很难论定,却亦可引起研究思考。又如李善注和五臣注的评价问题,也是上几次会议上争论得很热烈的问题。许多学者之否定“五臣注”,大抵深受唐末五代的李匡义和邱光庭的影响。其实李匡义说五臣全袭善注之说并非事实,只要把六臣注本中李善五臣的注文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等作一比较,就可发现五臣确有采自他书的说法。再说根据周勋初先生的研究,五臣的注音即采自公孙罗注。这样看来,五臣注实有“集注”性质。在此次会上,日本冈村 繁先生,更提出了宋版李善注有“盗用”《五臣注》处。冈村先生对《文选》版本的研究是很精深的。有些学者即使不同意他的论点,也当引起深思,至少对五臣注作全面否定的说法,恐怕确需重新考虑。

这次会议再一个特色,是研究的领域已大为扩大。过去几次会议除了集中于编者问题和李善注、五臣注的问题外,大抵不外是对萧统生平及文学思想的探讨,此外就是分析和讨论入选的某些作家与作品的问题,至于对《文选》学研究史的探讨,过去很少有人谈到。这次大会上提出这方面论文有七篇之多。不但探讨了顾炎武、章太炎、鲁迅、钱钟书等大作家、大学者在《文选》学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,而且对二十世纪的选学研究作了总结和反思,例如对“五四”以来提出所谓“选学妖孽”口号的积极作用及其负面影响作了分析,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对待文学遗产的问题。又如有的学者还对《文选》学研究的方向提出了新的看法,例如台湾游志诚先生提到了明清俗本所反映的“文选体类学”问题、刘奉文先生提出了关于汲古阁刊本李善注《文选》的评价问题,都涉及到我们平时很少注意的方面,足以开拓视野。程章灿先生从任昉《刘先生夫人墓志》着眼推论墓志文体,从一个较新的角度来探讨问题,对大家亦有很大启发。

总之,这次学术研讨会所涉及的问题是十分广泛的,在这篇小小的序文中自难一一介绍。从这次会上所讨论的问题来看,确实做到了现代学术研究者所经常强调的:多层次、多角度地观察研究问题,才能更全面、更深入地了解所研究的对象。我深信:通过这次大会以及这本论文集的出版,必将把我国的《文选》学研究大大地推向前进!

在这里我要向长春师范学院领导和《昭明文选》研究所的先生们深表敬意,尤其要向带病工作,日夜为大会操心的赵福海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,如果不是他们的辛勤劳动,这次大会的顺利召开是很难实现的。同时,吉林文史出版社的先生们,为出版提供了许多帮助,使之得早日与读者见面。对此我也必须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敬意和感谢!

曹道衡

2000年8月15日于北京

目 录

序/曹道衡	1
钱钟书与《文选》李善注/陈复兴	1
毛晋汲古阁刊本《文选李善注》的评价问题/刘奉文	23
陆士衡《文赋》“课虚无以责有,叩寂寞而求音”李善注平议/韩泉欣	29
《文选》臆札	
——《奏弹刘整》旧注的疑义和补充/杨明	38
《古诗十九首》五臣注管窥/王晓东	44
《文选》版本在明清的收藏和流传/傅刚	57
宋代刊本《李善注文选》盗用了《五臣注》/(日本)冈村繁	80
读北宋本《李善注文选》残卷/常思春	93
天津艺术博物馆藏《文选集注》残卷的文献价值/罗国威	114
江户时代的《文选》刊本/(日本)芳村弘道	119
旧钞本《文选集注》传存(流传)概略/(日本)横山弘	123
《文选集注》上的印章考/周勋初	126
《文选》编撰年代新说/许逸民	131
关于《古今诗苑英华》的编者问题	
——兼说无以动摇《文选》为昭明太子所独撰说/力之	144

萧统籍贯考/刘建国	150
《文选》曹植《送应氏二首》写作时间蠡测/韩格平	157
“选学妖孽”口号之来龙去脉与反思/赵福海	163
论二十世纪的《文选序》研究/王立群	174
鲁迅与《昭明文选》/王同策	187
《文选》赋中的建筑美学/刘琦	200
由《昭明文选》文论选篇看萧统的文学观/张文东	209
顾炎武与“文选学”	
——以《日知录》为例/徐正英	215
阮(元)章(炳麟)二家关于《文选》选文标准立异的评议/王庆元 ...	229
清高宗与《文选》/江庆柏	234
论《文选》对日本江户初期文坛的影响	
——以林罗山《文集》《诗集》为例/俞慰慈 陈秋萍	239
太康之英,《文选》之冠	
——陆机其人平议/刘良明	248
疾驰之逸民	
——郭璞《江赋》的叙述法/(日本)佐竹保子	260
诗缘情而绮靡	
——论曹植《赠白马王彪诗》声情相谐的诗歌美学/(台湾)廖一瑾	271
试论颜延之《赭白马赋》之艺术表现技巧/(台湾)黄水云	279
《答宾戏》与《幽通赋》合观/(台湾)李景滌	290
论刘安《屏风赋》及《文选》之祢衡《鹦鹉赋》/(台湾)朱晓海	297
至慎与佯狂	
——阮籍人格之迷试解/刘志伟	307

《文选》联绵词语用类型分析/王若江	319
《文选》汉大赋用字中的义符类化现象/易敏	328
《文选》对时语的保存及今人训解中的问题/于智荣 韩梅	338
再论《文选》与《文心雕龙》之影响关系/(日本)清水凯夫	348
《文选》和《文心雕龙》“笔”之比较/钟涛	359
望今制奇,参古定法	
——读《文选》中的几篇骈文/曹道衡	370
论《文选》之书体/郭殿忱 李红光	377
《文选》《杂歌》《杂诗》《杂拟》的题材类型研究/(台湾)洪顺隆	390
《文选》诗简述/胡大雷	408
《文选》与咏史诗/李晖	421
读任昉《刘先生夫人墓志》并论南朝墓志文体格	
——读《文选》札记/程章灿	433
试论《文选》的取舍标准/姜维公 姜维东	441
三教合流以儒为主的文学观	
——从萧统对陶渊明、谢灵运诗歌的认同谈起/吴晓峰	455
论《文选》的实际编撰与选文标准/胡德怀	464
从乐府诗的选取看萧统《文选》的选诗标准/丁福林	472
对杨明《“事出于沉思,义归乎翰藻”解》的附议与异议/宋恪震	482
论萧统的文章价值观/张葆全	490
论萧统对建安文学的接受/王玫	502
试论《文选序》所体现的《离骚》观/(日本)甲斐胜二	515
萧氏父子文学集团的小说思想观念/王汝梅	523
萧统研究三题/穆克宏	530
文选综合学/(台湾)游志诚	545

萧统及其文学成就述略/俞绍初	554
文选源变举略:从《诗经》到桐城/(美国)林中明	562
萧绎思想体系论/钟仕伦	583
试论韩国版《古文真宝》/(韩国)朴三洙	595
做“昭明文章,展时代风采”/杨再年	604
后记/赵福海	613

钱钟书与《文选》李善注

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陈复兴

—

传统文选学大致包括校勘、注释、辞章、评论、广续几个方面。其中,历来为学者所关注,并用功特勤,创获颇多的,就是李善的《文选注》。李善注的主要内容是释典,指明词句所化用的语典、事典与史实,间有疏解、校勘、评论。其人其书,向以“淹贯古今”、“敷析渊洽”著称^①。其引书竟达一千六百八十余种之多。其揭明事典,诠释词义,实为文献学、语言训诂学之典范,为历代注疏经典的学者反复取证征引。训诂学家王宁教授说:“李善之前的许多亡佚之书都赖以存其片断,因而有‘考证之资粮’的美称,所以,《文选》得与李注并存并传,以至研究李善注本身也成为文选学的内容,更是毫不奇怪的^②。”由此可见李善注本身的学术价值和在文选学中的重要地位。

但是,李善为一部跨越上自周秦、下迄齐梁八代,包容一百三十位作家、七百余篇诗赋文章之煌煌巨帙做出全注,虽有周备精核、博雅通贍之定评,也不可能没有缺漏讹误之失。因而,清代即曾出现一批以朴学家法为李善注做校笺、补正、考释的著作。例如胡绍瑛《文选笺证》、梁章钜《文选旁证》、朱珔《文选集释》、孙志祖《文选李注补正》、张云璈《选学谬言》等等。这些著作都使《文选》李善注得到进一步的充实与完善。近代则有黄侃的《文选平点》(黄焯整理编次),此书可谓继前代选学研究之总结性的著作。章太炎先生将黄侃先生赞为“知选学者”,并不是偶然的。

在当代,钱钟书先生的五大册《管锥编》,是一部博大精深的经典。作者贯通中外,融会古今,以他独具的文化信仰与学术风格,为中华文化构建了一座真正的瑰丽大厦。若有幸步入其殿堂,自能领悟珍宝灼烁,体味无尽,心灵充实。其中对《文选》及李善注的评论,则自成系统,

独有睿见，为文选学研究开辟一个新境界。

二

钱钟书先生《管锥编》论及《文选》李善注，凡一百〇八见。兹分述如下：

（一）钱钟书先生对李善注表示了充分的认同。或指明其文献价值，或以其为所评述的名家名篇之典源书证，或专意赞赏其深中肯綮。

“余观《文选》峻（刘孝标）《重答刘秣陵沼书》李善注：‘刘峻《自序》曰：峻字孝标，平原人也。生于秣陵县，期月归故乡，遇桑梓颠覆，身充仆圉’；此等语亦显出《自序》，可补严辑。善注以下尚有数句，词气不同。”（《管锥编》，第四册，第一四五五页。下引书名从略。）按严可均辑《全上古六朝文》及《梁书·文学传》皆录刘峻《自序》一文，但皆非全貌。钱先生以为李善注引可补之。

“任昉《奏弹刘整》。按‘谨案’至‘整即主’一节近九百言，《文选》尽删去，赖李善注补充得存。昉此篇有‘文’有‘笔’，昭明采其翰藻之‘文’，而删其直白之‘笔’。《金楼子·立言》下论‘文’、‘笔’之别，有云：至如‘文’者，惟须绮縠纷披，宫商弥曼；然《金楼子》之书即‘笔端而已’，良以‘扬榷前言，抵掌多识’，绮縠宫商，施乖所宜。至于记事以‘文’，尤用违其器。”（第四册，第一四二〇页）按《文选·弹事》门之《奏弹刘整》一文，将陈述刘整犯罪事实即“笔”的部分全删，而只录其判辞即“文”的部分，显然难得其全貌，删笔录文，文必暗然失色。钱先生赞赏李善注之补引，正在于它的文献价值，使读者了解绮縠宫商之文所自来的事实根据。而征引梁元帝萧绎《金楼子》文笔之别的观点，则在说明萧统删削那九百字的笔，也自符合其沉思翰藻之论，是有道理的。

“杜甫《醉歌行》云：‘陆机二十做《文赋》’”，“人才弱冠，方且负才使气，易念轻心，以为兴酣可摇五岳，笔落足扫千军，安能便深知兹事之难，九回肠而三折肱，如机之全消客气，尽退虚锋，作过来人阅历语哉？”“周君振甫曰：‘李善于此赋（指陆机《文赋》——笔者）题下注引臧荣绪《晋书》载机年二十而吴灭，积十一年入洛，为张华所赏，作《文赋》。必非杜诗所谓二十作《文赋》。陆云与兄书之九称《文赋》甚有辞，又曰：

《近逝赋》愈前云云；当指机之《叹逝赋》，其赋明言余年方四十后作。’允矣。”（第三册，第一二〇六页至第一二〇七页）按臧氏《晋书》已亡佚（清汤球辑有《九家旧晋书辑本》，包括臧书之残简片断），李善《文选注》所征引，特为珍贵。周振甫先生据以考定《文赋》之写作时间，钱先生因而表示“允矣”。以上诸例可证钱钟书先生对李善注文献价值的肯定无疑。

“谢安《与支遁书》：‘人生如寄耳，顷风流得意之事，殆为都尽。’按《古诗十九首》：‘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’，《文选》李善注引《尸子》：‘老莱子曰：人生于天地之间，寄也’；又：‘人生寄一世，奄忽若飚尘’，善注：‘已见上注’；又‘人生忽如寄，寿无金石固’，见上注；魏文帝《善哉行》：‘人生如寄，多忧何为’，善注亦引《尸子》。”（第三册，第一一五九页）按谢《书》之“人生如寄”一句，表达了道家的人生理念，在古典诗文中属于常见的情思意绪。钱先生征引李善注《古诗十九首》与曹丕《燕歌行》所引之典源。而且说，“宋朱翌《猗觉寮杂记》卷上尝引谢安书中语而搜列相类，却似未观《文选》”。此足见钱先生对李善注引典源的重视与确信不疑。

“江淹《被黜为吴兴令辞笈诣建平王》：‘白云在天，山川间之。’按《全齐文》卷二三谢朓《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笈》：‘白云在天，龙门不见’；《文选》李善注引《穆天子传》西王母谣：‘白云在天，山陵自出，道路悠远，山川间之。’《全梁文》卷四三任昉《为庾杲之与刘居士虬书》：‘虽心路咫尺，而事隔山河，悠悠白云’，亦用此语。”（第四册，第一四一五页）按钱先生释江《笈》任《书》之典源，皆以李善注谢朓《辞随王笈》引《穆天子传》西王母谣为准的。

“鲍照《河清颂》：‘夫四皇六帝，树声长世。’按何晏《景福殿赋》结云：‘方四三皇而六五帝，曾何周夏之足言！’《文选》李善注引《燕丹子》荆轲曰：‘高欲令四三王，下欲令六五霸，于君何如也？’王俭《褚渊碑文》：‘五臣兹六，八元斯九’，《文选》李善注引潘岳《鲁武公诔》：‘八元斯九，五臣兹六。’”（第四册，第一三一五页）按鲍照诗文在南朝宋，钱先生评为“俯视一代”，《河清颂》为其代表作之一；为之引李善注何晏《景福

殿赋》引用《燕丹子》之典源,以及李注王俭《褚渊碑文》引用潘岳《鲁武公谏》之典源,并补充说,“盖魏晋以来修辞匡格”,“《燕丹子》载荆轲语,两见于《战国策》”。钱先生以此证明李善释典与确定注点之准确可信。

钱先生对李善注之题解或《选》文的考辨,或直接表示赞赏,或认同不疑。“《文选》诸赋有《物色》一门,李善注:‘有物有文曰色;风虽无正色,然亦有声。《诗·注》云:风行水上曰漪;《易》曰:风行水上涣;涣然,即有文章也。’”(第二册,第六一四页)李善于此显然是发挥了刘勰“岁有其物,物有其容,情以物迁,辞以情发”(《文心雕龙·物色》)的美学观点。故钱先生赞扬说:“颇可通之画理”。并且进而补充说:“苏洵名篇《仲兄郎中字序》畅申‘涣’义,有曰荡乎其无形,飘乎其远来,既往而不知迹之所存者,是风也,而水实形之;堪为善注做疏。”(第二册,第六一四页)又,“张衡《思玄赋》有《旧注》,《文选》李善注:‘未详注者姓名,挚虞《流别》题云:衡注……;详其义训,甚多疏略,而注又称愚以为疑辞,非衡明矣。’”按钱先生据时人“凡所注解”,“欲重其文”,有假名人名姓的习尚,认为《思玄赋》之《旧注》,“匪出”张衡“己手”。其对李善注之考辨,确信不疑。

(二)钱钟书先生对李善注在充分认同的基础上,又常常做出补充,使李注更其确凿、充实、圆备。其中或就李注之语典做词义辨析,或就李注发挥其义理或艺理,或为李注的准确性做申说,或为李注校勘的精严做论证,或为李注之单书孤证增补事典,等等。

“鲍照《芜城赋》:‘孤蓬自振,惊沙坐飞。’李善注:‘无故而飞’”。钱先生补充说:“‘坐’与‘自’互文同义;……‘无故’言‘坐’,‘因故’亦言‘坐’,如《陌上桑》:‘来归相怨怒,但坐观罗敷’;钱谦益《列朝诗集》丁卷五李攀龙《陌上桑》:‘来归相怨怒,且复坐斯须’,评曰:‘本词犹云只为也,今讹为行坐之坐!’‘坐’字误人如此。”(第二册,第五七二页)按钱先生就李善注而辨析“坐”字的相反两义,并引钱谦益对李攀龙之评语,说“坐”易被误为“行坐”之“坐”。

“按潘岳《西征赋》:‘陋吾人之拘挛’,《文选》李善注:‘言己缺行藏之明’,‘吾人’作‘己’解,世所熟知。然‘吾人’,不仅如‘吾’、‘我’之为

自道，抑亦每等‘尔’、‘汝’之为称人。”（第二册，第八〇三页）钱先生继而征引《太平广记》以证之。若其卷一五七《李敏求》：“幽显殊途，今日吾人此来，大是非意事，仆幸在此处，当为吾人理之。”卷三七〇《姜修》：“我尝慕君高义，幸吾人有以待之。”卷四七四《木师古》：“诚非恠惜于此，而卑吾人于彼。”“吾人”于此“胥谓‘尔’、‘汝’，词意皎然”。从词之反义解词释义，也是语言学常用之法。钱先生释“吾人”之两义，则《西征赋》之“吾人”义愈明畅。

“张升语（指其《友论》）句：‘嘘枯则冬荣，吹生则夏落。’——笔者）见《文选》刘峻《广绝交论》‘叙温郁则寒谷成暄，论严苦则春丛零叶’二句下李善注引，而《论》末‘自昔把臂之英’一节下注又引峻《与诸弟书》：‘任（叻）既假以吹嘘，各登清贯’，……”（第三册，第一〇二一页）按“吹嘘”一词，在《广绝交论》中前后两见，先分后合。分则意义背反：“嘘”谓使枯死之物重现生机，“吹”谓使有生之物趋于消亡，如李善注引张升《友论》语；合则意义相同，谓佐助人物，促其有成。钱先生说：“盖《方言》：‘吹：扇，助也’，郭璞注：‘吹嘘，扇拂，相佐助也’；……六朝时二字或反义分指，或同义合指，两用并行。”钱先生把同义合指，叫做语言的“同化”或“吞并”现象，如李善注引刘峻《与诸弟书》语。这种词义辨析，是对李善注所做的最精辟的疏解。

就李善注发挥义理或艺理者，如“孔融《荐祢衡疏》：‘昔贾谊求试属国，诡系单于；终军欲以长缨，牵致劲越。’……陈王植《求自试表》：‘昔贾谊弱冠，求试属国，请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；终军以妙年使越，欲得长缨，占其王羈致北阙。’”《文选》卷三七兼录两篇，李善注后篇曰：‘贾谊、终军已见《荐祢衡疏》’”（第三册，第一〇二三页）。两篇文章作者各殊而事典雷同，萧统兼录而无忌，李善同注而不瞥。于是钱先生则发一篇精警之论：“孔曹并时名胜，用典不嫌相同，后人亦无指目其相袭者，可以隅反也。骈文律诗，隶事属对，每异撰同撰，而章表书启、律赋排诗，酬酢供奉，尤易互犯。……日出事生，供官应制，送迎吊贺，世故无穷，而古典成语之可比拟假借、且复当对以成伉偶者，其数有限，相形不侔。……夫以无穷之人事，比附有限之典故，隶事成联，众手往往不谋而合，

势所必至，语未必偷。公器同心，亦如江上清风、山间明月，子我所共适，而非彼此之相侵也。”（第三册，第一〇二三页）其实，这是从骈文自身的特征与规律性上，为萧统所以兼录李善所以同注做出论证。

又“江淹《别赋》：‘或春苔兮始生，乍秋风兮暂起’，《文选》李善注：‘言此二时别恨愈切’，又春秋均足销魂也；淹《四时赋》更明言人苟心有怆忆，‘四时足伤’，‘四时皆难’。”而且，“不独节令也，乡土亦正同然”。按钱先生列举唐代诗人以异乡风土而触发的情思意绪，若白居易《代春赠》：“山吐晴岚水放光，辛夷花白柳梢黄；但知莫作江西意，风景何尝异帝乡？”白行简《在巴郡望郡南山》：“临江一嶂白云开，红绿层层锦绣斑；不作巴南天外意，何殊昭应望骊山。”皆写羁旅异地，见山水风物，而触发的乡思乡情。进而概括出节令乡土触发情志，又以物象抒写情志之两法：拟物与寓物。“悲愁无形，侔色揣称，每出两途。或取譬于有形之事，如《诗·小弁》之‘我心忧伤，惄焉如搯’，或《悲回风》之‘心踊跃其若汤’，‘心鞮鞢而不形兮’；是为拟物。或摹写心动念生时耳目之所感接，不举以为比喻，而假以为烘托，使读者玩其景而可以会其情，是为寓物；如马致远《天净沙》云：‘枯藤、老树、昏鸦，小桥、流水、人家，古道、西风、瘦马，夕阳西下——断肠人在天涯！’不待侈陈孤客穷途、未知税驾之悲，当前风物已足销凝，如推心置腹矣。”（第二册，第六二八页）按这是从艺术心理学上为李善注之简要释义做论证。

李善注有不准确或不充足者则为之补充申说。例如，陆机《文赋》之“盖非知之难，能之难也”二句，“按《文选》李善注：‘《尚书》曰：非知之艰，行之惟艰。’二语见伪《古文尚书·说命》，唐人尚不知其贗，故引为来历；实则梅颐于东晋初方进伪《书》，陆机在西晋未及见也，此自用《左传》召公十年子皮谓子羽语：‘非知之难，将在行之。’”（第三册，第一一七八页）按东晋初期破鲁恭王壁而得之《古文尚书》，由梅颐献于朝廷，西晋的陆机不可能见到，当然不可能引以为语典。而考证其为伪书者则是清代朴学大师阎若璩，其《古文尚书疏证》考证出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及孔传皆东晋人之伪作。唐代的李善当然不可能“知其贗”。故钱先生以《左传》语为之补证。

又“《七发》‘且夫出與入輦，命曰蹇痿之机；洞房清宫，命曰寒热之媒；蛾眉皓齿，命曰伐性之斧；甘脆肥浓，命曰腐肠之药。’按《文选》李善注引《吕氏春秋》为来历，是也；《本生》篇举‘三患’，枚文增‘寒热之媒’而成四。窃谓《吕氏春秋》仿管子之命名，取庄子之用意，兼二者之长，遂后来居上。《管子·七臣七主》：‘台榭相望者，亡国之庑也；驰车充国者，追寇之马也；羽剑珠饰者，斩生之斧也；文采纂组者，燔功之窑也’；《庄子·达生》：‘夫畏途者，十杀一人，则父子兄弟相戒也，必盛卒徒而后敢出焉，不亦知乎！人之所取畏者，衽席之上，饮食之间，而不知为戒者，过也！’”（第三册，第九〇六页）按钱先生肯定李善注之典源，但是又推进一步，指出《吕氏春秋·本生》篇又来源于《管子·七臣七主》与《庄子·达生》，仿《管子》之命名，取《庄子》之用意。

又“刘峻《追答刘秣陵沼书》。按《文选》作《重答刘秣陵沼书》，……实非‘书’也，……《书》云：‘刘侯既重有斯难，值余有天伦之戚，竟未之致也。寻而此君长逝，化为异物，绪言余论，蕴而莫传。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，……故存其梗概，更酬其旨’；李善注：‘孝标集有沼《难〈辨命论〉书》’”（第四册，第一四五三页）按刘峻有《辨命论》之作，刘沼曾予以诘难，峻答之。后沼重有诘难，峻未之知而沼已逝。有人“自其家得而示”之于峻，故此《书》做《追答》或《重答》。显然，李善注过于简单而不详。故钱先生引《梁书·文学传》云：“《论》成，中山刘沼致书以难之，凡再反，峻并为申析以答之，会沼卒，不见峻后报者，峻乃为书以序之。”并对《文选》所录之《书》做出考辨说：“其为‘重答书’之‘序’甚明。盖弁于本《书》之首，自成起迄，而未另安题目。本《书》想必嚣讷争辩，情词远逊。昭明遂割取弁语而弃置本文，却仍标原题。就本文言，不啻买椟还珠，而就弁语言，无异乎卖马脯而悬羊头也。”（第四册，第一四五三页）《书》之本文与其序相较，既“嚣讷争辩，情词远逊”，批评家萧统不能不“买椟还珠”，而《文选》所录，又以序代书，并仍用原题，“无异乎卖马脯而悬羊头”，所以钱先生对李善注之补充申论，则是极其必要而圆妥。

（三）钱钟书先生还为李善注过的典型章句做出特别精确的疏解，使人有一隅而三反之会。例如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：“择肉而后发，先中